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

第四回 賽孟嘗怒打小霸王 方國才避難走他方

卻說花省三當夜遂做成了假券，一到來日天明，文孝吩咐揀選二十個精壯家丁，備一乘小轎，便要起身。省三道：“且慢。那城中不比得鄉下，究竟是個府城。若干這件事，須要審個萬全，帶幾個教師去，以防不虞。”文孝道：“也說得是。”遂命喚四個教師，一同隨去。這四個教師，就是馬忠、白勝、徐定標、曹文龍，都是輕裝軟扎，各帶暗器。跟隨了二十個家丁，一乘轎子。李文孝、花省三上馬前行，一眾人等在後，出得牆門，離李家莊向南門進發，一路無話。少頃，進得南關，轉彎抹角，徑到城隍廟後街。二人下馬，省三吩咐眾人在門外伺候，自己便去方家叩門。那國才聽得，出來開了門，一看見是花省三同了他的東家到來，便道：“花兄，許久不會，今日難得光降。”省三道：“方兄，今日非為別事，只因你去年借那李公子銀款已久，本利全無，今公子親自來取討。”國才道：“花兄，你記錯了。小弟從未向李公子借過分文，怎說什麼銀款？”李文孝喝道：“胡說！你既未借銀子，這二百兩借券，可是你親筆寫的？現有花老三的居間，你想圖賴不成？”便把借券交與省三，道：“老三，我只向你說話。”國才道：“不妨，有官長在彼，自有公論。你偽造假券，誣賴良民，還當了得！”說罷向裏就走，卻被李文孝一把扯住，省三假意上前勸解。

正在交結不開，那巧雲聽得丈夫被人扭打，慌忙走將出來。省三見了，對那四個教師把嘴一努，那馬、白、徐、曹四個教師一齊上前，便把巧雲如鷓鴣捉小雞一般提將出來，放在轎內，眾家丁抬起轎子，擁著便走。那李文孝方纔把國才放了，一交跌倒在地，指著罵道：“你賴我銀子，且把你奔子做押當，你只拿二百兩銀子來贖去便了。”說罷，與花省三一同上馬，追著轎子去了。

那方國才只氣得目瞪口呆，從地上扒得起來，一路追將上去喊叫：“反了！青天白日，在府城強搶秀才奄子，連王法都沒有了！”一面喊一面追。那巧雲被他們搶在轎中，知道是昨日的緣故，只是如何是好？一路哭哭啼啼，來到鶴陽樓底下，聽得丈夫在後面追喊上來，尋思無計，他沒命的向轎門中撞將出來，跌一個金冠倒掛，跌得頭上鮮血迸流。眾家丁只把轎子停下，上前去扶他起來。那巧雲大喊：“救命！”死也不肯起來。

恰好方國才追到，見了奔子這般光景。便上前扯住了，痛哭起來。李文孝即命教師來扯開他們，那知他二人拼命的抱住不放，隨你打死，也分拆不開。此處最熱鬧的去處，一時間看的人塞滿了街道，弄得花省三搔首摸耳，沒個主意。

正在擾攘之間，驚動那鶴陽樓上羅季芳、徐鳴皋。下來見了這般形境，分明是強搶人家奄子。那鳴皋心中，早已把無明火提起。正是強中更有強中手，今日冤家遇對頭。

只因李文孝恃強欺弱，橫行不法，今日撞著了這個太歲，管教你晦氣星從屁眼裏直鑽進去，也是惡貫滿盈。徐鳴皋走上前，把眾教師解開，道：“且慢動手！你們是那裏來的，為著何事，把他這般難為？”那馬忠認得他是個不好惹的，向眾人丟個眼色，都放了手。

馬忠道：“徐大爺有所不知，只因這方秀才欠了我們主人二百兩銀子，圖賴不還，所以把他奔子去做押當，卻不干我們的事。”鳴皋道：“既是欠你主人銀子，也好經官追繳，豈可強搶人家奄子做押當之理？”那方國才知道徐鳴皋是個仗義疏財、救困扶危的豪傑，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一遍。鳴皋就向馬忠道：“你的主人是誰？”馬忠道：“南關外李家莊李二公子。”鳴皋聽了冷笑道：“我道是誰，卻原來李文孝這忘八！久知你是個橫行不法、情勢欺人的惡棍，如今索性青天白日在府城中強搶人家的奔子，天理難容，王法何在？”

李文孝見一樁事被他懸阻住了，心上大怒，要發作，只因有些畏懼他的本領，況且花省三在旁按住他，所以耐著性子，看他怎的。忽聽得把他“忘八”、“惡棍”的罵，只急得三尸神暴燥，七竅內生煙，從馬背上跳將下來，推開眾人，搶將過來，喝道：“禽娘賊！我討銀子，干你甚事？你卻幫他圖賴麼？”舉起拳頭，照定徐鳴皋劈面打來。

鳴皋想道：“我久聞小霸王的名氣，不知他有多少實力，待我來稱他一稱。”便起左手一格，果然有七百余斤驍勇；一面把右手還敬他一拳。二人正在交手，那羅季芳驀地的跳將過來，把馬、白、徐、曹四教師亂打。一時間，街坊上閑人紛紛躲避。那方國才趁此機會，領了奔子在人叢中走了。回到家中，思想此事不得開交，目前雖是幸得徐公子救了，只是這惡賊輸了，一定將我出氣；若是惡賊勝了，依舊要來尋我，冤上加仇。他有錢有勢，官吏都回護他的。左思右想，還是走的上著。遂同奄子，把衣裳被褥、細軟東西，打成二個包裹，剩下些破臺椅家伙，也不值幾何，就丟在那裏。夫婦二人，到廟中別過了舅舅，就此出了西門，僱一輪車子，到別處去投親而去。

這裏徐鳴皋把海鷗子傳授的少林拳拿將出來，果然另有一家。只見他上一手金龍探爪，下一手猛虎出山林，左打黃鶯圈掌，右打猴子獻蟠桃，身輕如燕子，進退若猿猴。

這一百零八手飛走羅漢拳，果是打盡天邊無敵手。那閑人都遠遠的圍著，人頭濟濟，如圍牆一般，在那裏看他們廝打。見鳴皋拳法精通。猶如生龍活虎，打的李文孝只有招架，並無還手，便在腰間取出那條七節鞭來。這條鞭用七段純鋼打就，每段有五寸長，各有鐵環連絡，可以束在腰間，如同帶子一般，所以又名軟鞭，乃暗兵中利器。那李文孝慣用此鞭，拿將出來，使得呵呵的風響。徐鳴皋有心要顯本領，他便空拳抵敵，運動內工，遍身都成栗肉。此工名為禪骨工，與易筋經無二。運動此工，刀槍不入，故此七節鞭打在他臂上，好似打在那鐵墩上一般，直攢轉來。四圍看的人同聲喝採道：“徐八爺真好本領也！”

那鳴皋一面打，一面畜心看那羅季芳與馬、白、徐、曹對壘，漸漸抵敵不住。只因羅季芳膂力雖大，身子呆笨，所以吃虧，被他們打著了好幾下，打得這季芳連連吼叫，手忙腳亂起來。鳴皋知道這獸子不濟，他們四人之中，只有馬忠這二條膀子直上直下的，最是勇猛。便覷個落空，做個鷓鴣翻身，扑將過去，照定馬忠胸前飛起一腿，踢個正著，把馬忠跌去二丈多遠，身受重傷，口噴鮮血。白勝吃了一驚，手中慢的一慢，被羅季芳一拳打在那門之上，只打的鼻青嘴腫，眼睛如皮蛋一般，只得退將下去。獸子得了上風，分外高興。徐定標與曹文龍心慌意亂，不防樓上有人暗算。

那江夢筆在鶴陽樓上，倚著樓窗，看見季芳漸漸不濟，將桌上邊一把錫酒壺拿在手中，欲助他一臂。只他是個文人，不諳武藝，恐怕錯打了季芳，因此躊躇。恰好曹文龍一個雀地龍之勢，搶到鶴陽樓底下，江夢筆趁此把壺酒打下來，請他吃一壺紹興。那曉不偏不正，剛打在文龍的頭。這把酒壺是放得三斤酒的大號錫壺--說話且慢，你這句是漏河了。酒席面上，只用半斤壺一斤壺，從沒有用三斤壺的。看官有所不知，只因他三人都洪量，這羅季芳喜用大碗，吃酒爽快；若用小酒壺時，一壺只倒得半碗，卻不耐煩，故要用此大壺。而且壺內滿滿的熱酒，賽比銅錘一般，打得曹文龍一佛勿出世，嘴裏豆腐喊勿出，只叫腐腐的，頭上鮮血直流，身上淋漓滴滴的紹興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